

## 漫漫投资路：吾将上下而求索

我并非早年就踏入价值投资领域，直到二十八岁才真正开始全心投入。然而迈向这条道路的基石，早在高中时期就已铺就。那时，我对经济学产生了一种近乎着迷的浓厚兴趣——这份好奇心，最终照亮了我的职业方向。

### 好奇的萌芽

高中时期，我便被曼昆《经济学原理》的简洁阐述与强大解释力所深深吸引。他对机会成本等核心经济概念独具特色的介绍，用以解释日常生活实例，让我对经济学基础模型产生了根植于心的兴趣。这种智识上的觉醒，激发了我去理解生活中关键决策背后的经济逻辑的渴望，这让我发现并沉醉于从罗伯特·H·弗兰克的《牛奶可乐经济学》这类书籍中，以不同角度发现世界。这份快乐陪伴我度过了高考前那段紧张的备考岁月。那时，我并未意识到，这份兴趣将引领我走向更深层的领域——行为金融学以及人类误判心理学，由我终身的榜样查理·芒格先生所总结和揭示，那时的我对此还一无所知。

此后，我在四川大学攻读了计算金融学专业，那是一段美妙的学习时光。金融与计算机科学的跨学科融合在当时非常吸引我。此外，学院还提供了非常灵活的选课政策，我甚至能够选修感兴趣的医学课程。我也在这段本科时间中打下了坚实的会计学基础，得益于曾于华尔街工作、来校进行教学交流的 Gregory 先生。当时在校期间主流的投资方式是量化交易，构建模型预测金融产品价格走势并进行回测，然而我发现自己却在尝试各种复杂机器学习模型的过程中，越来越怀疑自己能否依赖这种方式进行长期稳定的投资。尽管如此，从事投资对我而言依然充满魅力，我仍下定决心在找到工作、拥有一定个人积蓄后，通过掌握更高级的交易技能后进行投资。

本科毕业后，进一步寻求知识和走出去看世界的想法，引领我远赴重洋，进入密歇根大学的应用经济学项目深造。该项目学习灵活，我可以在探究自己是否合适读经济学博士的同时，学习其他的统计及计算机课程为之后找工作做准备。在尝试学习一些复杂的理论数学之后，我认识到自己的长处并不契合攻读经济学博士——幸运的是，进行价值投资并不需要高深复杂的数学知识。在此之后，我根据自身的计算机科学背景，转向数据科学攻读双学位，随后进入了科技行业。

### 价值的启示

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数据工程师，注重细节且专注于数据处理。然而，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波动中，我发现在企业环境下，快速执行任务常常被优先于交付高质量成果，尤其在 AI 的冲击之下，繁忙的日常工作越发让我觉得索然无味。在这种对未来职业发展的困顿，加之签证问题迟迟无法解决，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最终的职业选择。

过往对投资的兴趣让我迅速开始探索是否可以转变职业方向。尽管巴菲特先生早在中国有很高的声名，但是其成功投资的核心哲学我却一直没有仔细了解过。对量化投资的不确定性，让我想要尝试一条新的路，于是开始阅读本杰明·格雷厄姆，巴菲特先生的老师，所撰写的《聪明的投资者》。我对投资世界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。格雷厄姆提出的价值投资原则——从投资与投机的区别，到“市场先生”的概念，再到至关重要的“安全边际”保障——都让我深刻体会到：**真理不惧时间的流逝**。价值投资毋庸置疑是长期增值资本的正确道路。

我开始阅读更多的价值投资书籍，并沉浸于伯克希尔·哈撒韦年会视频所分享的智慧之中。巴菲特先生和芒格先生如同明灯，驱散了长久以来笼罩在我投资道路上的迷雾。紧随其后，我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出现在阅读《穷查理宝典》之时，我汲取了他的多元思维模型以及关于人类误判心理的深刻洞见。当查理引用《天路历程》中“真理骑士”的话：“我的剑留给能够挥舞它的人”，我的情感澄澈强烈，瞬间将我淹没，热泪盈眶。那一刻我确信无疑，价值投资就是我的使命。

在第 60 届伯克希尔·哈撒韦年会之后到来，随着巴菲特先生宣布即将退休，我紧迫地意识到，不能再犹豫不决、挣扎不前。决定性的行动时刻随即而至，我辞去了数据工程师的职务，决心全身心投入我所热爱的工作。我渴望成为价值投资世界里哪怕最微小的那一丝光，在余下的职业生涯中，不懈求索真正的智慧。

前路漫漫，尽管我起步不早，但我将致力于快速并终身学习，谨慎行动。设立此合伙基金旨在确保与合伙人之间的透明度，并记录下我的长期业绩。虽然目前的资金池仅包含我们家庭的资金，但是我期待着，在拥有一份清晰可见的长期记录后，该平台能够吸引认同价值投资哲学、信任我们投资承诺的新的合作伙伴，加入这一求索之旅。

我的伴侣曾问我，能否在细致入微的商业分析工作中持续保持的热情。我现在可以肯定地回答：汲取智慧所带来的兴奋感，以及终身学习带来的持续不断感悟，会不断加深我的好奇心。我会满怀热忱，尽我所能，挥舞这把智慧之剑，继续行走探索于这投资之路。

杨明嵩

2025 年 12 月 31 日